

長沙王先謙先生註

荀子集解

歸葉山房石印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櫟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拘木必待櫟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拘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決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謀橫生擴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註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為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斟載不敢謂於荀

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
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
先謙謹序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

見方澄

次楊序及新目錄

今照

次荀子雙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

見方

次荀子雙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

見方

次荀子雙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

見方

次荀子雙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

見方

次荀子雙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元刻摹圖互註本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誤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明虞

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謂節江陰趙曠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脣

濂盧吳騫程容吳縣朱與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大弨昭

弓嘉善謝墉金國輯校以別于易氏之說並冊斯見上皆增一圖闕未錢大昕跋證

見方

校勘補遺一卷案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

互考證遂得嚴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為是盧所據大

字宋本為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閒

有為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為主依謝刻於楊注外

增一圓闕全錄校注加盧大弨曰四字別之

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

其補遺一卷散入注

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耳校為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

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尚有可採為增入數條此外正大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間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

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即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號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為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熙甯元年本同熙甯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考證此即因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禁熙甯舊本亦未為善者也然在今日為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並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樓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并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考證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萬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澗賓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叙而行之并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并見考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

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坱著之

考證上

除史志外非闡荀子書義及板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

名况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

又賦家孫卿賦

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

楚蘭陵令荀況撰

又集部別集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

卷二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

荀況撰

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

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

戰國趙人荀況書

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汝士子大理評事

又丁

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

戰國趙人荀況書

又楊保注荀子二十卷

誤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

狀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卷先次校畢一卷台平二年十一月

丙申納訖今來再校到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 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溫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上騎都尉賜絳魚袋臣黎錞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勾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祕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絳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尚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

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參阡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
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為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
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寔真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
習閩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錢木悉
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群書序卿
事大氏本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
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
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災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
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
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秦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謀兵於王前向以為
孫臏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大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
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據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

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
君謀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
道紬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
道性善至卿以為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為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紬告
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微時好卿獨守儒謙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
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
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
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
卿老師學者已眾二子適見世晝寢鋪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
此君子所為太息大宋高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
唐仲友後序

是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
重複者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
稷下是時荀卿為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

君以為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為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其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爭傲灾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飾邪說大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馬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搜下祭酒其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為荀卿 又荀子注二十卷 唐大理評事楊倞注蔡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六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為十二卷至倞始分為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六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賦篇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

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群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寢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謀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惊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苟篇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戩戩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又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馬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禁熙寧舊本亦未為善當俟詳考五泰注云五帝也監

本改為五帝
而刪注大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內府藏本

周荀況撰況趙人嘗仕楚為蘭陵

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為二十卷復為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是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譌意其不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為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况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為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人性善之說任自然而聲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

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
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
也其辨白偽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偽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
旁加為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為真偽之偽遂譁然掊擊謂
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
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
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
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
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
岐歛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周荀況撰唐楊倞注況亦孔氏之支流
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情貞而廢學故激為性惡之說受後儒之
詣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為定論也倞注多明古義亦異
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琅書目一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八函 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序後有欹器大路龍旗九旌三圖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為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畊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刻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為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一函

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

載楊序并新增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闡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即是人第書首標題為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

本荀揚圖說不過具大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顛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賣割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盡一板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櫟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為宋槧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尚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 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清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為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影寫宋呂夏卿大字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後有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茶呂夏卿本宋槧尚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為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堯圃先生云

楊倞序

元和三年

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

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

一修身篇亡山崇成句下
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

又何

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已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即

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

如青取之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

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

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叢芥毛傳及

鄭箋爆燉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為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

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藏嚴周君收

藏堯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畫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

樂宋槧本與鈔同

他日僅竟為堯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

澗齋顧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

唐楊倞注一纂圖互注宋中箱本一
宋中箱別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

重刊小字本一盧大弨校
刊本一嚴杰依惠校本

謝塘荀子纂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

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矣數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

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間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窃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大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間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舉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為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

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注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擣昧間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讐悉出抱經參研考證往復一終遂得歲事以墉謂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卦三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塘東野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或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爽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敷公孫敷俱不避元帝之名駁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

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大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躡偽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為經侵入聖域則與孟氏竝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距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偽與為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此偽字即作為之為非詐偽之偽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此偽即為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為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

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為繁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為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並衡以為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大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劙鐸于沁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即惡必假人為為與偽古字通其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即為耳孟荀之旨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即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閭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情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矇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悞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牽碍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摵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煌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
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
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為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
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畧而僅存其名然半載下遂不知倞為何人要亦
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
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為武宗時人然則此恐
別一楊倞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
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為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
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志校荀子後叙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
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大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
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淵齋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
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

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為補遺一編並以顧大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叙時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儕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朴賦注

歐陽堅石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

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

紫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藏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譯下大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藏篇大也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櫨

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

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黎庶昌古逸叢書叙目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朱子按唐仲友為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官錢開荀揚文中子韓大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含收受已行估計價值還納本州軍資庫訖此即四種之一卷末有劉向叙目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熙寧元年國子監刻子及校

勘官十五人銜名又有仲友後序蓋淳熙八年繙雕熙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即第六狀
云蔣輝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為朱子所劾而此書校刻實精錢連
王稱為字大悅目信然

台州本末經籍訪古志二跋荀子二十卷宋葉大字本求古樓藏唐楊倞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
目錄接序後每卷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
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十五名又有淳
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
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
覲之珍云 狄谷望之手跋云右宋槩荀子為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
撫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
方百二等偽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
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
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制勦氏之姓
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

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獨怪是不良人為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為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攷近來舶來盧文弨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讐之失校之字不為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無異真希世之寶典也余齊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為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

按文政五年士午當道光二年

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為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為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為一重公案者顧無傳馬嘉慶間盧抱經學士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澗賓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鉤本數卷訪之迺知為狩谷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知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銜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

厚所舉四條惟君子知嚮矣此本仍作如嚮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者嚮實之異非知如
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如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
不第顧淵賞所舉君道篇狂生者不肖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間別有朝鮮古刊本亦略
與此本同余又合元纂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蘭皋諸先生之說更參以
日本物茂卿有詩荀子四卷冢田虎有荀子斷四卷久保愛有荀子增注二十卷豬飼彥博有荀子補遺一卷所訂別為札
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緒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敬

考證下

汪中荀卿子通論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叙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
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
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
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
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
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劉向叙云浮邱伯受業為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
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淳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

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叙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

武威據史記張丞相

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

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

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叙云蘭陵多善為學

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

戴禮曲子立事篇戴修身大畧二篇大小戴禮記三年問卿飲酒義篇戴禮論樂論篇文

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

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接一也故

其說霸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畧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

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畧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為公羊春

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

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為易其義亦見非相大

畧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攷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
荀卿弟子之詞則為末篇
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
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
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為是

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為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為仲弓猶子路之為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大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以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偽喜戰東作戰國為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文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道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間疾遂以冠

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姜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群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兑用趙餗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滑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殺之夫厲雖癱腫疝瘕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餗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間妍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惄無自瘵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荅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為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叙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斃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危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大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荀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間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為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謠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即因此以為緣飾周秦間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大而不去其

詩此故秦之葛翫也。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槩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倞為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惠文王元年

湣王二十六年

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列傳
本書

以公子勝為
相封平原君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懷王卒於秦
歸其喪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秦楚復平
迎婦於秦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一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三十九年

滅宋

十四年

二十二年
三十九年

十四年

宋
王伯
張齊
中足以
舉
齊
潘用

與秦昭王
好會

十五年

四十年

二十三年

十五年

燕破我
趙魏韓
莒上王走
秦清

十六年

襄王元年

二十四年

十六年

與秦昭王好會
於郿秋復會於
龍

列傳齊襄王時
荀卿最為老師
之師尚修列大夫
卿三夫

仲尼篇齊王殺
於五國而攻之若振搗
天下大戮然身死國亡為

十七年

二年

二十五年

十七年

列傳齊襄王時
荀卿最為老師
之師尚修列大夫
卿三夫

十八年

三年

二十六年

十八年

列傳齊襄王時
荀卿最為老師
之師尚修列大夫
卿三夫

十九年

四年

二十七年

十九年

列傳齊襄王時
荀卿最為老師
之師尚修列大夫
卿三夫

二十年

五年

二十八年

二十年

漢北地予秦

田單殺燕騎劫

二十一年

六年

二十九年

二十一年

秦拔我郢燒
陳王東保於
陳

用兵者
能齊而
不能凝
也
敵軍單
卒之

譖兵竊
秦師至
而郢舉若
撫然

二十二年

七年

三十年

二十二年

仲尼爲楚人
役六千

二十三年

八年

三十一年

二十三年

強圉窩今楚父

二十四年

九年

三十二年

二十四年

死焉至是乃使

二十五年

十年

三十三年

二十五年

爲人役也

二十六年

十一年

三十四年

二十六年

爲楚人役

二十七年

十二年

三十五年

二十七年

復興秦平入大
子爲質於秦

也
敵軍單
卒之

二十八年

十三年

三十六年

二十八年

三十年

十五年

三十八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十七年

四十年

三十三年

十八年

四十一

拜范唯為相封
以應號為應侯

孝成王元年

十九年

四十二年

三十四年

豫兵篇臨武君
與孫卿子豫兵
于趙孝成王前
又秦四世有勝
又李斯問孫卿
于趙孝成王前
勝皆謂孝公至

儒效篇載秦昭
王與荀卿答問
之語
殲國篇載應侯
與荀卿答問之
語

二年
三年
四年

王建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考烈王元年

春申君為相

五年

四年
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二年
三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告軍秦春至楚世子於楚
急圍新申中楚趙楚趙
於邯鄲之傳秦趙遣告
楚鄆萬長四兵七將告
使鄆五年去年軍急

矣於補之臣秦趙全地謀
又魏矣於道奪不能富足
爭也信趙篇之能數百里
然可陵也平原而趙完
後謂君可謂故也趙
善猶之謂

秦平原君奪晉
楚與魏救趙
使春申救於兵
於鄭信

十年
春兵罷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平原君卒

九年

十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九年

徙於鉅陽

八年

以荀卿為蘭陵
令

列傳齊人或讒
荀卿乃適楚而春
申君以爲蘭陵令

春申君將兵往
之秦兵亦去
案六年圍鄭
傳作五年誤
郭者是之謂通
無私致忠而公
信陵君似

七年

孝大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秦本紀五十六

子孝大王立

月己亥即位三十

日辛丑卒于莊

襄王立

十六年

二年

十三年

十七年

三年

十四年

十八年

始皇元年

十五年

十九年

二年

十六年

吳春申君徙封于

二十年

十九年

三年

十七年

舍為莊荀李
人秦襄卿斯列
相王西傳
呂卒入秦斯
不乃秦會辭
羣求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四年

十八年

悼襄王元年

二十一年

五年

十九年

二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二十二年

五年

二十五年

九年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六年

十年

二十四年

七年

二十七年

十一年

二十五年

李固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
而荀卿廢因家
蘭陵列著數萬言
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考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

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為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答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秦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謀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為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為蘭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為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為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為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餚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為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於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

云爾

劉向叙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

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是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譌然顧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為偽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為僇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本書彊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臣楚縣吾前大燕鮚吾後勁魏鈎吾右西壞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貴閬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為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菑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為齊與樂毅之為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為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爲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卿之為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胡元儀郇卿別傳郇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郇伯之遺苗郇伯公孫之後或以孫為氏故又

稱孫卿馬晉孟子為卿于齊邹衍亦為卿于齊虞卿為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鄒卿亦為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卿年十五有秀才當齊湣王之末年游學于齊初齊威王之世濶于髡鄒衍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大學游說之士來者益衆居稷下宣王十八年尊寵之如孟子鄒衍鄒奭濶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談論馬稷下之盛聞于諸侯十九年宣王卒湣王立學士更盛且數萬人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郤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湣王不聽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鄒卿亦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不能為不能併已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于勝人之執豈有之矣然則胡不啟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馬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

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利當作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

相國舍是而不為業真為世俗之所為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鱗丘後勁魏鈎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縕楚人則乃有襄貴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為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偶然舉去桀紂而韓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之所惡而湯武者善為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殲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已之所安狃而爭已之所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

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咷天歎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死頸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郇卿乃適楚于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湣王奔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殺之于鼓里田單起即墨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湣王子法章于莒而立之是為襄王襄王復國尚脩列大夫之缺諸儒反稷下其時田駢之屬已死惟郇卿最為老師于是郇卿三為祭酒焉後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為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毫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郇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執臣窮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郇卿卿去之趙趙以為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謀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為變詐之兵郇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郇卿子謙兵爲卒不用于趙遂應聘于秦初見應侯范雎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郇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

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樸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聞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便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駭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聞其重儒也因問曰儒無益於人國邠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平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餓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滑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資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里闕里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邠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出乎

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然終不能用郇卿也郇卿在秦知不見用無何由秦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郇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郇卿于趙郇卿遺書謝之曰謠云鬻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曰楚王季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姜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墻射中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兑用趙餽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潞王之筋縣于廟梁宿昔而死夫癟雖癰腫痂疵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餽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

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癟矣由此觀之癟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禍心李園女弟之陰謀郇卿早知其必發故以書刺之也又為歌賦以遺春申君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慙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紓約教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蟠龍為蝘蜓鳴梟為鳳凰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育也皓天不復憂無彊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紓約暴人行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首為明以聲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申君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固謝郇卿卿不得已乃行至楚復為蘭陵令春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郇卿遂廢蘭陵令因家蘭陵二十餘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為秦相卿聞之為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因葬于蘭陵方郇卿至稷下也諸子咸作書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郇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

以其道亡孟子言人之性善郇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篇疵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徵祥鄙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本儒術闡道德崇禮勸學著數萬言凡三十二篇又作春秋公子血脉譜郇卿善為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又傳淳上伯伯傳申公號魯詩從駢臂子弓受易並傳其學稱子弓比于孔子從虞卿受左氏春秋以傳張蒼蒼傳賈誼穀梁倣亦為經作傳傳郇卿卿傳淳上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世為博士郇卿尤精于禮書闕有聞授莫詳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郇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臚毛亨淳上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為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法郇卿也教澤所及蓋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遠遂生淑淑生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著于東漢迄魏晉六朝知名之士不絕云

論曰劉向言漢興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郇卿庶幾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嘆涕其書可比于傳記可以為法諒哉斯言

向故元王文之孫文郇卿再傳弟子也其知之深矣其哀痛有由矣然而汙不至阿其所好也向校讎中秘書定著郇卿子三十二篇傳之至今向亦卿之功臣哉唐儒楊倞復為之注表彰之功亦向之亞矣

又郇卿別傳攷異二十二事林寶元和姓纂郇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為氏詩郇伯勞

之毛傳云郇伯郇侯也郇本侯爵郇侯曹為二伯詩舉重者言故毛傳云然

後去邑為荀晉荀荀林父生庚荀孫況況十一代

孫遂遂生淑生儉絰靖熹汪夷肅時人謂之八龍案水經注涑水逕猗氏故城北又西逕

郇城郇伯國也其地即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之境郇國晉武公所滅見竹書紀年故郇

伯之後仕于晉獻公之世有荀息魯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子息屬之親疎未詳

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魯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軍偃子吳襄二十六年聘魯吳子寅昭二

十九年與趙鞅城汝濱定十三年入于朝歌叛魯哀五年奔齊由寅至郇卿幾二百年由五年至周赧王十六年得一百九十四年也

其間幾世不可詳矣林寶所云皆據郇氏家傳信而有徵者也但

後漢書荀淑傳稱荀為荀卿十一世孫則遂當是十世孫不知今本元和姓纂悞衍一字

歟抑今本後漢書十一世乃十二世之誤歟無明據以證之也云後去邑為荀此乃想當

然之辭殊非確論何也荀姓乃黃帝之後國語司空李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

此據漢書地理志臣贊注所引紀年之文今本紀年皆作荀不作郇矣

年

國語訾祐言范太子受以郇櫟字皆作郇并不作荀

也而左傳諸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不復作郇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正如許國許姓

之許字作郇凡經典之中竟無郇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并非有故去邑為荀明矣

分別傳中皆用郇字以著受姓之源

史記稱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

皆稱孫卿司馬貞顏師古皆以為避宣帝諱詢故改稱孫謝東壁云漢不避嫌名時人荀

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瑤亦不改字何獨于荀卿反改之邪蓋荀孫二字同音

語遂移易如荆軻謂之荆卿又謂之慶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信都司徒也俗音不正曰

信都榮謝東壁駁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為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

則仍非也郇卿之為郇伯之後以國為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

縣境其地于戰國正屬趙故為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為氏也王符潛夫

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

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言之郇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

兩姓并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晉齊史記稱田完陳恒見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仲子

見孟子郇卿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荆
卿之稱慶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為言尚未達其所以然之故
也今別傳不稱孫者以別族在當時宜稱孫舉近者言也孫氏各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
宜稱郇以著所出故郇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稱之辭也自史公稱荀卿其後荀
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復稱孫也 齊宣王尊寵稷下諸子號曰列大
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晝言孟子為卿于齊孟子自
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大夫不治而議論者合然不稱列大夫而
自為卿蓋卿即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為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為卿于齊矣史記虞
卿傳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郇卿亦為趙上卿又從虞卿受左氏春秋
郇卿之稱卿蓋法虞卿矣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為卿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
郇卿草之之辭也蘭陵弟子稱郇卿美之之辭也 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劉
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通窮通篇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
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寫悞倒耳郇卿來齊在何時史公劉向應劭皆未
明言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推三

晉却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郇卿潛王末年至齊矣今郇卿書彊國屬有說齊相一章正諫潛王矜功五國謀伐齊之事蓋說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潛王奔莒被殺襄王復國稷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郇卿適楚不久即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襄王時尚修列大夫之缺言潛王未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尚能脩列大夫之缺也。劉向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邵之文全本劉向故也說者遠疑郇卿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實威王初年始聚之滄于髡傳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髡使趙請兵是其證也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十八年乃尊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尊崇稷下之士號曰列大夫威王時並無列大夫之號也即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潛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即潛王

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繆為之說耳 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
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荀卿為蘭陵令然則荀卿被讒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
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藉以百里之勢不
便于君審其詞意必郇卿為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即謝郇卿卿乃去而之趙當
在考烈王八九年趙孝成王之十二三年議兵于趙孝成之前即此時矣

劉向云孫卿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郇卿書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
無益于人國一章彊國篇有應侯問孫子入秦何見一章是其事也據范睢傳睢為相封
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誅應侯懼蔡澤說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
年即楚考烈王八年郇卿為蘭陵令時應侯既罷相矣劉向稱秦相應侯約言之郇卿書
直稱應侯不曰秦相得其寔矣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郇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三年
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即由秦返趙亦不出此三年中客
再說春申君春申君請郇卿于趙國策不言在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
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
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讒郇卿之客

必在所疏之中于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一切所為皆
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酈卿于趙之客蓋即朱英歟由是言之酈卿復為蘭陵令在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矣二十五年春申被李園所殺酈卿廢蘭陵令計前後兩為蘭
陵令不過三四年耳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
酈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相秦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酈卿尚存
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酈卿以湣王末年年十五來齊據田完世家湣王三
十八年伐宋滅之而酈卿說齊相之辭但曰臣楚縣吾前大燕鯖吾後勁魏鉤吾右不及
宋國時宋已滅明矣說齊相不從酈卿乃適楚必湣王三十九年之事蓋酈卿之來齊亦
即在是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酈卿年十五推之當生于周赧王十六年計至始皇三
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別傳云卒年蓋八十餘矣李斯傳斯長男由為三川守告歸咸
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酈卿曰物禁太盛斯乃
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酈卿為之不食必有戒
斯之詞物禁太盛其戒斯之詞歟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追念師言不覺而歎耳史
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後叙此事畢接書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歎在

三十六年矣是年郇卿之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為郇卿為之不食之明證也劉向讐校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言中祕所藏孫卿之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十二篇餘皆重復之篇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乃傳刊之悞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已言之矣然漢志既列孫卿子三十二篇于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于詩賦今郇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即郇卿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漢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注云成相出淮南子據此則淮南子亦久佚漢志亦然則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案賦篇禮知雲贊歲五賦之外有卮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請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為是第一篇自凡成相辨法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第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賢基必張是第三篇自願陳辭願陳辭上牋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喻意是第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貫是第五篇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賦十篇者亦脫一字當作十一篇也隋書經籍志有楚蘭陵令郇況集一卷注云殘闕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題二卷者正謂賦一卷成相一卷也脩隋志者

不知成相亦賦也徒見郇卿賦篇僅六賦不可分為二卷疑有殘闕故注其下曰殘闕梁
二卷亦殊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荀況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有荀況集二卷皆據
隋志梁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別有全本也 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
血脉譜傳本曰郇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
非殫見洽聞不能為其閒不無訛繆案郇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脉譜
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世本左丘明作見顏氏家訓書證篇
見左傳正義引李淑疑非郇卿作不過因秦公子譜下及秦亡而已不知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
年之後去秦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下及子嬰之世又何疑邪據云非殫見洽聞不能為
其書之善可知又云其間不無訛繆其中必有與史記諸書不合者如皇甫謐帝王世紀
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考訂史記者即其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為訛繆矣其書
不見引于群籍七略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猶存竟至亡佚惜哉漢嘉鼎錄云荀況在嵩
大篆書四足

劉向云孟子以為人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性惡向必言後
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
言郇卿著數萬言而卒是孟郇著書皆在晚年故據孟郇之卒年相去百餘年為言也向

偏讀中秘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別傳從之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逆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闕里志等書皆出宋明人之手記孟子生卒言人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末學所不解矣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毛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為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此毛詩有内外之傳也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嘗與曾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一作包丘見鹽鉢論數學篇浮丘蓋齊地名因以為氏淳包同報字如春秋淳來之地左傳淳來公殺皆作包來是其例也伯孫卿之門人也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遺子郢客與申公卒業太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始為詩號魯詩得郇卿之傳也劉向別錄左傳正義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

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郇卿名況況傳武威

張蒼陽武人此云
武威傳寫之誤

云

張蒼蒼傳洛陽賈誼此左氏春秋郇卿之傳也

楊士勛穀梁疏

穀梁子名倣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授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此疏有脫文當云卿傳淳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公

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淳丘伯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是其證也顏師古亦云穀梁授經于子夏傳郇卿此穀梁春秋郇卿之傳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

字子木孔子傳易子瞿瞿傳楚人駢臂子弓

今本史記作子弘
張守節正義已正其誤然

韓昌黎云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駢臂子弓亦誤當以史記為正今漢書子庸子弓二名互易幸留江東駢臂

弓則昌黎所見之史記未誤也張
守節所據本誤致令今本皆誤

子弓傳江東矯子庸庇

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傳
魯橋底子庸子庸傳江東駢臂二字在中間不誤然子弓史記云楚人漢書云魯人未詳孰是也

郇卿傳也郇卿傳易于何人不可考
郇卿尤善于禮今授受源流不可考然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倉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

號大戴聖號小戴據劉向云蘭陵人善為禮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卿蘭陵人善為禮又字卿必得郇卿之傳也惜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于后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各殊

見費公彥
儀禮疏

由是言

之儀禮蓋亦卽卿之傳也。卽卿之師子弓韓昌黎以為駢臂子弓之說不起自昌黎張
守節作史記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辨之曰荀子作子弓楊倞注非相篇云駢臂子弓受易
者也傳易之外別無聞非駢臂也楊注力辨非駢臂子弓則唐以前之說皆以卽卿之子
弓卽駢臂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者也應劭云子弓子夏之門人蓋子弓學無常師學業
必有異人者故卽卿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也楊倞以子弓為仲弓云子者
著其為師元人吳萊以為子弓之為仲弓猶季路之為子路考其時世卽卿不得受業于
仲弓不過因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以為必仲弓方可比孔子耳殊乖事之實也王弼注
論語云見經典擇文朱張字子弓卽卿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據以為卽卿所稱
子弓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卽卿不能受業即以為卽卿所受業亦孔子前之聖人何
以卽卿動曰孔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邪。劉向云董仲舒作書美卽卿案漢書藝文
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多殘闕不見美卽卿之文其逸久矣
汪氏述學極詆國策記卽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曾不一言泛引劫弑死
亡之事未知何屬且靈王楚之先君豈宜斥言其罪韓嬰悵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
失之矣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爲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其詞賦乃卽子

危詩之小歌由二書雜采為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其間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即因此緣飾末所引詩乃詩外傳之文國策亦並載之案汪氏此說殊武斷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為疑邪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郇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即斥為刻斃舞知禦人今讀其書心情悱惻諷刺深遠並無舞知禦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為郇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其文然未明言是郇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割取以妄為之向之博學篤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蔑古人邪郇卿遺春申書與歌賦本屬二事何得云文義不屬邪但國策所載歌賦不全今賦篇末危詩一篇皆是也乃云詞賦乃郇子危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漫不加考索莫甚焉安云孫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未嘗適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郇卿為蘭陵令之文計至春申君死郇卿廢其間十八年十八年不悞未嘗

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謀兵于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秦與秦昭王應侯相問禽邪凡此皆見于郇卿書者豈抑可誣為劉向所為乎至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讒郇卿之大緣飾而成更屬駕誣之詞直以莫湏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引詩寔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為劉向來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竄入國策耳今世所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汪氏以考据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留此武斷之說于世也

荀子序

匡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于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

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以未宦之暇頗竊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
臣先謹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于大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恆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攷，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般類相通，或字少增加，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惜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曆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盧文弨曰：傳習不絕，俗間本作傳誓。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持。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文。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